

无耻之徒

(爱尔兰) 约翰·康奈利 著

John Connolly

杨俊峰 等 译



Devil Men

John Connolly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午夜文库

BAD MEN © 2003 by John Connolly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hn Connolly c/o Darley
Anderson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耻之徒 / (爱尔兰) 康奈利著; 杨俊峰, 曲道丹, 陈永江译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133-1104-5

I. ①无… II. ①康… ②杨… ③曲… ④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
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6448 号



无耻之徒

(爱尔兰) 约翰·康奈利 著; 杨俊峰 曲道丹 陈永江 译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统筹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broussaille 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

字 数: 217千字

版 次: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104-5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七天之旅

BOB MEN

著 薛范康 / 插图 (兰兰绘)

新 华 书 局

目录

1	序幕
19	第一天
81	第二天
171	第三天
227	最后一天
401	尾声
407	致谢

序幕

……这些不是高塔，而是巨人，他们站在井里，
水浸到了肚脐；他们驻扎在岸边，
守护着通向地狱的最后一个深渊。

——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第三十一章

摩洛哥在做梦。

在黑暗的弗吉尼亚监狱牢房中，他挪动了一下，如同一个千年的魔鬼，记起了失落的人性，这一记忆不断刺激着他。梦再次袭来，这是他最初的梦，梦中包含着他的开始，也包含着他的终结。

在梦中，他站在一片茂密树林的边缘，衣服散发着一股混杂着动物脂肪和盐水的气味。他右手握着一样沉甸甸的东西——一支火枪，那条粗糙的枪带几乎拖到了地上。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刀、一牛角火药，还有一袋子弹。大海近乎疯狂地咆哮着，巨浪如同一只有力的大手向他们猛压过来。跨海旅行十分艰难，在向岛屿进发的途中，一只独木舟被翻滚的海水吞噬，海浪卷走了他的一名同伴，随之而去的还有两支火枪和一只装满弹药的皮口袋。他们不能再失去任何武器了，尽管今晚他们将成为捕猎者，但现在他们还是被猎捕的对象。那是公元一六九三年。

摩洛哥从三个世纪前的梦中醒来，在铺位上翻了个身，意识游离于昏睡与清醒之间，但很快又再次陷入幻想的世界，被以往的记忆吞噬、淹没。对他来说，这个梦再熟悉不过了，每当他的头碰到枕头，

梦马上会不由自主地开始，这时，他的心脏就会怦怦直跳，血液加速流动。

血液急促地流淌着。

偶尔，他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，这时他会清醒地意识到，他以前杀过人，以后还会继续杀人。对于摩洛哥来说，梦幻和现实不存在本质区别，在睡梦中和清醒时他都开过杀戒。况且，现在梦幻和现实的界限似乎愈发模糊。

这是梦。

这不是梦。

是梦，曾经是。

在梦中，他站在沙滩上，身后的小独木舟已经被拉到了岸上，十二个男人围在他身旁，在等待他的指令。他抬起手，其中的印第安人便打起了头阵，白人紧跟在印第安人身后，向树林深处进发。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回头瞥了他一眼，那人脸上横着一道刀疤，少了一只耳朵，那是他和部落族人激战的后果。

那人来自瓦班纳基部落^①，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也是被整个部落抛弃的人。为了在隆冬时节保持体温，他反穿着兽皮。

“坦图。”他不断重复着邪恶之神的名字，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因为这鬼天气，还因为身边有这么多讨厌的白人，他认为这一定是邪恶之神的惩罚。其他人都把这个瓦班纳基人称为乌鸦。他们不知道他的部落名字，只知道他曾经是那个部落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——部落首领的儿子，在部落里的地位仅次于首领。如果不是被族人赶出来，他已经继承他父亲的位置，成为部落首领了。摩洛哥没有理睬那个印第安

^①瓦班纳基部落 (Wabanaki)，瓦班纳基地区 (北美大陆东部地区，包括美国新英格兰和加拿大滨海诸省) 的北美土著人联盟。

人的抱怨，那人也没有继续抱怨，而是跟紧同伴，朝树林深处挺进。

过了一会儿，摩洛哥清醒了，他不断回想着梦里的一切，想着这一切为何会出现在他梦里。（近几个月来，这个梦出现的次数更加频繁，细节越来越清晰。）他清楚自己不会相信这些印第安人。三个印第安人中，有两个是瓦班纳基人，一个是米克马克人^①，那个米克马克人头上还留着在安妮堡^②的卖身价。这三个人现在完全听从于摩洛哥，为了酒和武器，他们会为摩洛哥做任何事，包括奸淫掳掠。他们目前还有利用价值，但是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，摩洛哥总感到一丝不安。他们在部落里就被人瞧不起，他们自己也知道，在新主人这里，他们同样被瞧不起。

在梦中，摩洛哥决定完成任务之后就把这些印第安人灭口。

突然，从树林前方传来一阵扭打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米克马克人出现了，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不到十五岁的男孩。男孩奋力挣扎，却无法逃脱米克马克人的辖制。男孩想喊，可米克马克人的大手捂在他嘴上，让他几乎窒息。男孩的双脚悬在半空中无力地挣扎着。他想鸣枪给同伴发信号，可还没等他伸手摸到，另一个印第安人就抢先一步夺下了他的枪。

摩洛哥走到男孩面前，男孩突然停止了挣扎，似乎认出了眼前这张似曾相识的脸。他不停地摇着头，挣扎着想说什么。抓着他的印第安人把捂在他嘴上的手拿开，又用一把刀抵住男孩的喉咙。男孩想说话，但是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当然，任何语言都无法改变即将发生的事。空气似乎凝固了，男孩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化作缕缕白气。他的灵魂

^①米克马克 (Mi'kmaq)，北美大陆原住民，第一民族的一支，主要分布于美国新英格兰和加拿大东海岸诸省。

^②安妮堡 (Fort Anne)，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。

似乎已经脱离了肉体，急着逃离将要受到的折磨。

摩洛哥伸出双手，掐住男孩的脸。

“罗伯特·小约翰，是他们让你在这里监视我的？”

罗伯特·小约翰没吭声，在摩洛哥手中颤抖不止。摩洛哥很惊讶，族人竟然还对他保持警惕。毕竟，自从他被族人赶出部落，已经过去几个月了。

他猛然意识到，族人一定是怕他回去报复他们。

“只派了一个小孩看守到圣地岛的东路，看来，他们一定觉得自己很安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放开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。

“罗伯特，你真勇敢。”

说罢，他对抓着男孩的印第安人点了点头。那人领会了摩洛哥的指令，一只手抓着男孩的头发，把他的头向后拉，另一只手熟练地将匕首划过他的咽喉。摩洛哥向后退了一步，以防血溅到身上，然后死死地盯着男孩的眼睛，直到他咽气。在梦里，男孩临死前的表现让摩洛哥很失望，尽管孩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是被吓坏了，眼神却没有流露丝毫恐惧。相反，摩洛哥看到了一个诺言，一个未实现的诺言。

米克马克人把男孩的尸体搬到岸边的礁石上，扔进了大海。尸体沉入海底，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。

“继续前进。”摩洛哥说。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，生怕弄响地上横七竖八的树枝，吵醒了警觉的狗。天气冷得刺骨，飘起了雪花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他们的脸。虽然没有向导，但摩洛哥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了。

前面的米克马克人抬起一只手，示意队伍停下。另外两个印第安人没发现任何异常。摩洛哥悄悄摸到米克马克人旁边，看见他指着正前方。摩洛哥往那个方向看过去，什么都没看见。等了一会儿，哨兵

长长地吸了一口烟，烟斗变红了，摩洛哥才看清楚。这时，一个身影从摩洛哥身后迅速向前奔去，紧接着，哨兵的身体因为插进了匕首而弓了起来，他手中的烟斗落到地上。闪着火光的烟灰掉进积雪，发出吱吱的响声。

突然传来了狗吠声，是当地人养的猎狗，虽然是猎狗，却有一股子凶猛的狼性。这只猛兽迅速越过一片灌木丛，呼啸着扑向摩洛哥左边的男人。当它跳起时，枪声响了，猎狗在半空中扭曲着身体发出一声哀嚎，倒在一块碎石地上咽了气。埋伏在路边矮树丛里的当地人冲了出来，四周顿时一片嘈杂，响起了女人的呼喊声和小孩的哭闹声。摩洛哥举起手中的枪，瞄准站在小木屋门口的黑影，闪着火光的炉灰使那人成了靶子。那是奥尔登·斯坦利，一个老渔民，摩洛哥童年时的偶像。他扣下扳机，奥尔登·斯坦利应声倒地。枪口的烟消散之后，摩洛哥看到奥尔登蹬了几下腿便不动了。摩洛哥一行人打算继续向前，进行近身搏斗，这时出现了更多拿着匕首和短斧的人。那些人的战斗力并不强，他们原以为自己待在深山野林里很安全，只派了一个昏睡的哨兵和一个小孩放哨，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突袭，甚至没来得及给手枪上子弹。当地人的数量是摩洛哥队伍的三倍，但数量上的优势对激战结果没有任何影响，当地人已经被打败了。很快，摩洛哥的部队就要像恶狼一样从妇人和姑娘里挑选受害者了。巴龙早已按捺不住他的兽性，他抓住一个五六岁的金发小女孩，小女孩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长裙，裙摆从她举起的手臂上散开，像一只翅膀。摩洛哥知道她的名字。巴龙把小女孩摔到地上，她从摩洛哥的视野里消失了。

即使在梦里，摩洛哥也没想去阻止他。

一个女人拼命地逃跑，摩洛哥追过去。这个女人很容易得手，她边跑边叫，路上的石子和树根刺痛了她赤裸的脚，她跑得越来越慢。

摩洛哥已经抄小道跑到了她前面，她还在不停地向后望，看是否有人追上来。晦暗的月光穿过树林，将摩洛哥的影子投在她身上。

她看见面前的摩洛哥，恐惧瞬间涌过全身。但摩洛哥在她眼中看到的不仅是恐惧，还有愤怒和仇恨。

“就是你，”她说，“你把这群人带到了这里。”

他举起右手，狠狠地扇了她一个耳光。女人倒在地上，嘴角淌着血。她试图站起来，但他已经扑到她身上，把她的睡裙推到了大腿和肚子上。她不断地反抗，用拳头打他，他把枪扔到一边，左手抓住她的双手压过头顶，右手在自己腰间摸索着。她听到钢铁摩擦皮革的声音，他已经把匕首拔了出来。

“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，”他用耳语般的音量说，“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他又压低了身体，嘴几乎碰到了她的唇。

“我的妻子，你了解我。”

朦胧的月光下，刀子闪着寒光。在梦里，摩洛哥开始了他的工作。

摩洛哥睡着了，深信自己是在做梦。在遥远的北方，他梦到的那座岛上，西尔维·劳特睁开了双眼。

二〇〇三年一月，世界是倾斜的，它停留在一个斜角上，这个客观世界仿佛是在呈现她的认知特点。在她看来，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倾斜的，总是失去平衡的。她好像从来没能融入这个世界。

在学校里，她发现了一个和其他被排挤的学生共享的天堂，那些染了头发、眼睛总是盯着地面的被排挤者给了她一份归属感。尽管他们本能地反感归属感这个概念，他们不属于任何地方，这个世界不接

纳他们。

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改变了。大树倾斜地向着天空生长，门廊敞开，夜幕流了进来。她伸开双手想去触摸，但眼前的蜘蛛网挡住了她的视线。她努力眯起眼睛，漫天星辰像在玻璃杯中破碎了一样。她不住地眨眼。

她手指上有血，脸上也有血。

随后，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，她的双腿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前胸灼痛。每次呼吸带来的刺痛都像指甲一样深深嵌入了她的皮肤。她试图咽下口水，舌头上有一股金属的味道。她用右手擦了擦眼角的血，使视线清晰一些。

引擎盖凹了进去，歪歪扭扭地与橡树树枝缠在一起。她的腿与仪表盘和发动机的零件残骸卷在一起。她始终记得汽车咆哮着冲下斜坡的瞬间，那个场景纠缠着她，事故现场惨不忍睹，响声震耳。车撞到斜坡上那一刻，她出奇地冷静，副驾驶一侧整个从地面上掀起，树枝和叶子穿过撞得粉碎的挡风玻璃，插进了车里。刚才那声沉闷的巨响还在她脑海里萦绕，身旁的韦恩在轻声呻吟，他困惑时或是高潮时总会发出这种声音。像倒带一样，她和韦恩又回到了人造斜坡边上，准备随时冲下去。此处斜坡曾经是一个军事掩体，也是一个存放旧枪械的地方。她正闯入车库，看着韦恩偷车。她正躺在床垫上和韦恩做爱，虽然他的技巧很差，但他依旧是她的韦恩。

韦恩。

她转向左面，低声喊他的名字，但是没有回应。她再次喊出他的名字，声音如耳语一样轻。

“韦恩。”

然而他已经死了，他双眼半睁着，懒懒地看着她。他的嘴角淌着

血，汽车驾驶杆深深地嵌进他胸口。

“韦恩。”

她哭了起来。

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似乎看见了一丝光亮。救命！她心想，她有救了。那光亮又近了些，照在破碎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。微弱的光照进车里，她看见一个人走过来，心里疑惑那人是怎么过来的。

“救救我。”她说。

一束光越来越近了，从她这一侧的玻璃照进来，她终于能看清那个人了。那人似乎是蜷缩着，身上沾满了枯枝烂叶，带着一股泥土气息。借着昏暗的光亮，那人低下头看了看西尔维。她的脸色已经变得铁灰，原本黑亮的双眼失去了光彩，嘴唇也没了血色。这人知道西尔维要死了，她马上就能见到心爱的韦恩了，他们终于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幸福地生活了。西尔维也终于能找到那个会真正接纳她的地方了。她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只希望这痛苦赶紧结束。

“求你了。”她隔着挡风玻璃对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说。但那人向后退了退，西尔维知道她是在害怕，原来死人也有害怕的东西。其他光亮也向后退去，西尔维伸出一只手，恳求着她们。

“别走，”西尔维说，“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。”

然而，西尔维并不是一个人。

一个啾啾的声音越来越近。车窗另一侧飘着一个魅影，这个身影比刚才那个女人更瘦弱，它手里没有灯。月光下，能看到它的头发是白色的，长长地垂下来，几乎遮住了整张脸。它离西尔维越来越近，一股倦怠感传遍了西尔维的全身，她听见自己痛苦的呻吟声。她张开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是没有一丝力气，甚至都无力再把嘴闭上。

窗外的身影压在车上，它伸出细小的手指，灰色的手紧紧地抓住

车窗玻璃顶部，用力把玻璃往下推。西尔维的视线再一次被血与泪模糊了，不过她看清了这个影子，是一个小女孩正试着进入车里，分担她的痛苦。

“亲爱的。”西尔维轻声说。

她试图挪动身体，剧痛却像电流般击中了全身。她试图把头偏向右侧，这一动作使她疼得难以忍受，这时她用余光看到了小女孩。这一瞬间，她的意识变得清醒了。她明白，只要能感到疼痛，就证明她还活着；如果她还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其他的一切都是剧痛和绝望带来的幻影。

拿着灯的女人没有死。

那个女孩也不是在空气中游荡。

西尔维觉得有什么东西擦过她的脸颊，从她眼前飞过。它撞到了玻璃和车顶，发出沉闷的噼啪声。是一只灰色飞蛾，这儿有许多这种飞蛾，西尔维能感到它们落在她身上和头发里。

“亲爱的，”西尔维用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那个孩子说，她的手无力地赶着蛾子，“快去，快去找你的父母，告诉他们有一位女士需要他们的帮助。”她的眼睛再也支撑不住了，眨了几下便无力地闭上。她快死了，她原以为有了希望，然而她错了。

孩子没有离开，相反，她试图从车门和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。先是头，后是肩膀，啾啾的声响越来越大了。西尔维感到一股凉意流过额头，流过双颊，最后流到了嘴唇上。越来越多的飞蛾在她头顶盘旋，翅膀拍打的声音像零星的掌声。飞蛾是这个孩子带来的，它们似乎是她的一部分。双唇的凉意越来越强烈，西尔维睁开眼睛，看见孩子的脸贴着自己的脸，手抚摸着自己的额头。

“不——”

紧接着，手指伸进她嘴里，压着她的牙齿。她能感觉到衰老破碎的皮肤像沙土一样摩擦着自己的舌头。西尔维本能地想起了飞蛾，如果飞蛾在她嘴里，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。手指越来越深地探进她嘴里，摸索着，寻找着，紧握着，拼命想摸到她温暖的地方，有生命的地方。她挣扎着想大声尖叫，但那只瘦弱的小手扼住了她的喉咙，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。孩子的脸离她很近，可她还是看不清。那张脸很模糊，像被雨水冲刷过的水彩画，颜色被冲掉了，混杂在一起。只有眼睛还是明亮的：乌黑而又贪婪，觊觎着生命。

那只手缩了回去，孩子的嘴对着她的嘴，用舌头和牙齿强迫西尔维张开嘴。西尔维尝到了泥土、腐叶和污水的味道。她试图把那孩子推走，却强烈地感觉到藏匿在大斗篷下面枯瘦的骨架和透着腐气的衣裳。

现在她残存的全部力气似乎都被这幽灵似的女孩吸走了，一个已经死了的女孩掠食了一个将死的女孩。

一个灰色的女孩。

这孩子很饿，饿极了。西尔维用手紧紧扼住孩子的头皮，指甲深深地抓住孩子的头发和皮肤，试图把孩子推开，但是孩子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，吸着她的嘴。她看到模糊不清的影子从孩子身后聚过来，影子手中的光也聚在一起，他们是被这个灰女孩强烈的饥饿感吸引来的，虽然他们不饿，虽然他们对她感到畏惧。

突然，孩子把嘴移开，那股枯骨的味道也随之消失了。聚集到一起的光影渐渐散开，另一些光影又凑了过来。但这些光好像是真正的光，比之前的光刺眼得多。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，她仿佛在哪里见过他。他轻轻呼唤她的名字。

“西尔维？西尔维？”

她听到越来越近的警笛声。

“别动。”她轻声说，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拉近。

“别动，”她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他们会回来的。”

“谁？”他问。

“那些死人，”她答道，“那个小女孩。”

她努力把那个孩子留在她嘴里的味道清走，灰尘和血流到了下巴上。她开始颤抖，男人把她搂在怀里安抚着她，她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平静下来。

“他们都已经死了，”她说，“但是他们都有灯，为什么人死了还需要灯呢？”

最后，世界一片漆黑，她找到了一直寻求的答案。

海浪不断拍打着海岸。大部分房子都熄了灯，在荷兰岛大道上，也就是这个小社区唯一的大街上，一辆车也没有。再过一会儿，天空就会渐渐亮起来，邮局局长拉利·阿默林就会坐在办公桌旁，准备迎接今天送来的第一批信件。萨姆·塔克的卡斯科湾市场也会开始营业，今天烤的甜甜圈、牛角面包和其他各式糕点都会摆出来。咖啡壶也会装满，准备迎接清晨赶第一班轮渡去波特兰的人。过一会儿，南希和琳达·图克的荷兰岛食品店将会开门纳客——营业时间为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，一周七天——日子过得比较安逸的人会悠闲地步行来买早餐，并和其他人闲聊一阵，一边吃着炒鸡蛋和培根，一边望着窗外阿奇·索尔森的轮渡缓缓靠岸，短暂休息后再次出港。阿奇·索尔森的轮渡入港和出港的间隔很有规律，但不太准时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杰布·伯里斯把注意力从黑鸭汽车旅馆转移到船舵酒吧上，尽管